

## 〈沙房〉

搬進這房間，已將近一個月，這段時間，倘若用來認識一個人，也差不多足夠熟悉了。

雖然座落的區位，和學校有一段距離，可這裡的房租，在台北已屬極品，也就不好再抱怨些什麼了。然而，不曉得究竟是鄰近馬路，抑或是這棟建築物座南朝北、先天體質不良的緣故，入秋以後，這些天來，東北季風漸強，往往才兩三日，原先光可鑑人的瓷磚，踏起來便像是鋪了一層薄紗似的，總有些隔閡，令觸覺一向敏感的我，走路時總得將就著，弓起腳背，在自己的地盤裡，還一副扭扭捏捏、形跡可疑的姿態。

我在電話裡頭和母親打小報告，好像這房間背叛了我一樣。

「你不是在台北讀了三年的書嗎？」怎麼像是現在才認識他一樣。我在心底幫母親把話接了下去。「拜託，我也剛搬進來這裡一個月而已，之前住的地方才不會這樣。」我才說，母親又說：「不過你也未免太懶惰了，當初不是連好神拖都一併幫你寄過去了嗎？」我心頭一驚，趕緊轉移話題，聊起了台北的水果價格，委實比雲林高上許多，彷彿含有同樣營養價值的芭樂蓮霧奇異果，一放在台北水果行的檯子上，便成了仙桃神果。

母親向來喜歡這類話題，且總會下這樣的結論：「不管再怎麼貴，水果還是必須吃，一天五蔬果，不可偏廢。」母親記不得四大美女是哪四大，可常會突然說出一些教人耳目一新的話。

「我知道啦。」而我總是這樣回答，然後掛上電話。

母親沒有問我為什麼要從原本的房間搬出來。

如果她問了，或許我就說了。可她一次也沒有提。

瞥了一眼木櫃上的時鐘，已過了三十分鐘，衣服應該洗好了。走出房間，走廊上，半點兒聲響也沒有，洗衣機似乎早已停止運轉，虛掩房門，我往走廊底端走去，拖鞋鞋底摩擦地面，聲音一如往常，在各個房間的掩護之下，走廊倒是沒積累多少沙子，在幽微的光線裡頭，片片反光隱隱若現。

打開洗衣機，衣服全攪在一塊兒，費了好一番功夫才全部解開，早知道不該順手丟掉洗衣袋，雖然破了個洞，至少可以先頂著用。「你也來洗衣服？」在心底嘀咕時，沒察覺有人來到自己身後。著實嚇了一跳，我立刻轉身，下意識往後退了半步，臀部緊緊抵住冰涼的洗衣機。沒擺穩的洗衣機，無法承受我身體的重量，忽地，顛簸震動了一下，像是在背後推我說話：「剛洗好。」「這樣啊。」說話時，他的眉尾習慣往下垂墜。「對了，上次謝謝你。」我說，我已經恢復，可以站好了。「不用客氣，新來的嘛。」他說，眉尾隨著語調上揚。

剛搬進來的那天，貨運公司趁著我先將電腦和一些貴重物品搬上樓，抓住時機，立刻把其餘東西全卸下車，連聲招呼也不打，便揚長而去，連瞧瞧車尾燈的機會也不給我。「怎麼了？」就在我面對一大落行李，束手無策之際，他突然出現，穿著一件合身的排汗背心，和一條露出一大截大腿肌肉的短褲，大汗淋漓，像是慢跑了好幾個小時似的。「他們只有這個時候效率最高。」我調侃說。他笑了，抹了抹鬢角的汗水，問道：「需要幫忙嗎？」不等我回應，他彎下身子，自顧自抱起其中一件：「三樓對吧？」迅速轉身而去。

當我將最後一個紙箱搬進房間，他站在窗邊，唰的一聲，拉開窗簾，將窗子徹底開敞。風剎那湧了進來，並且挾帶些微的沙塵，暮光斜照之中，和丁達爾效應裡，無數顆幻覺一般的細小粒子相互碰撞，宛如一切確確實實存在。

「都搬完啦？」扭頭，他說，眉尾下垂，見我用力點了個頭，他走向我，伸出手，嘴唇微掀，似乎打算撐著紙箱對我說些什麼，卻倏然失去重心，往紙箱那側撲倒過去。我趕緊蹲下，試圖扶他起來，看到他一臉狀況外的樣子，我不禁笑出聲，他也笑了起來，音質清澈單純，沒有絲毫尷尬的質地。「幹嘛留著一個空的紙箱啊。」他一面笑，一面說。

我好想告訴他，他卻只問了這麼一次。

將猶濕的衣服隨手扔在置物箱上，瞥了一眼擱在角落的紙箱，深褐色的紙箱，沉沉默默的，上頭有一塊顏色更為深暗的痕跡，白晝時分益發顯眼。那是當初他印上的汗漬。紙箱上方，吊橋似的，橫懸著一條曬衣繩，一環扣著一環，鎖鏈一般，從浴廁的開關往窗溝延伸。之所以這樣克難，是因為頂樓雖有晾衣竿，可無奈沒有遮雨棚，秋冬時節，台北陰雨難測，還是晾在自個兒房間較保險。但房間空間有限，儘管不算窄仄，但考慮生活品質，總算選定一個好地方，迎臨窗戶，有風也有光，可謂真風光。

撿起散落床墊的衣架，將被擰得乾癟的衣服一件件使勁甩開，撐起，掛上，鍊子輕微晃動，心想衣服一寸寸，逐漸乾去以後，就將略微蓬鬆開來，像是被誰穿上，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房間，替我阻擋所有沙塵。起初的確感到慶幸，狡詐地感到慶幸。遲些時日才發覺，原來世間真有因果，實有報應。

某天，洗衣服時，他問我這禮拜天有沒有空。我沒有回答，只是問他：「你要幹嘛。」他掀開洗衣機的蓋子，滾筒剎那間停止運轉，緩慢了下來，他舉起籃子，將裡頭的衣服全倒了進去，添加一匙洗衣精和柔軟精，蓋上蓋子：「沒什麼，想說沒事的話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。」說完，他扭過身軀，拎著籃子走向自己的房間，我怔愣了好一段時間，才發覺洗衣機又再度恢復運作，發出嗡嗡嗡嗡，近乎耳鳴的沉悶聲響。

赴約那日，我挑了牛仔褲和一件深紫色的襯衫，想起有人曾說，我的皮膚白皙，特別適合這種顏色。脫去T恤，赤裸上半身，拿著襯衫對著鏡子比劃，儘管過意不去，卻難以壓抑滿意的情緒，瞄了一眼時鐘，匆匆套上衣服，剎那間，感覺有東西狠狠刮過肌膚，我連忙掙脫，險些撐破襯衫，仔細一瞧，發現上頭沾黏了許多沙子，聯想到近來好不容易稍稍改善的瓷磚境況，原來仍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

我榨出全身氣力，甩著，甩著，甚至捲起雜誌猛力捶打，恍若裡頭躲著一個頑強抵抗、怎麼也不肯出來的人。甩著，打著，聽著俐落清冷的聲響，突然打起哆嗦，意識到自己已裸裎許久，胸膛和胳膊，佈滿了礫石一般的粗大疙瘩，彷彿這段日子以來忽略的一切，全以這樣的方式，結晶於我的肌表。

「早知道你是要帶我來這裡，我就不用這麼拼命了。」我說。

「拼什麼命？」

我沒有回應，跳下摩托車，眺望大海。

海浪一波波爬來，碎在岸邊，滲入沙底。

不一會兒，另一批海浪遠遠爬來，忽慢，忽又快了起來，然後拔高身軀，重重墜下。我想，這大概就是「人們」的狀態。和他並肩凝視，熱鬧的海灘，山巒一般起伏的海面，我突然浮生這樣的感慨。

「你不喜歡這裡嗎？」他問。我搖了搖頭：「說不上喜歡不喜歡。我是第一次來這裡。」他笑了一下，說：「你在台北念大學，待了三年多，都沒有來過福隆？」「要你囉嗦。」我撞了他的肩膀一下，他手臂的肌肉狠狠抽搐了一下。我脫掉帆布鞋，脫掉襪子，將褲管反摺，往沙灘快步走去。他跟了上來，原來他早有預謀，紅色開襟背心，亞麻黃七分褲，燦黃色夾腳拖，只差一頂寬沿草帽就萬事具足了。

我們走著，走著，有時並駕齊驅，有時我落後，有時他為了等我而落後。

一路上，我知道很多人的目光，都往我們這裡聚焦，不可能是為了我，自然就是為了他了。

不是故意，可他就是會讓我想起一個相同好看的人。我總是說：「就算你未來變醜、變胖，甚至變得像是另一個人，我也不會和你分手。」但從來沒人願意相信我。走累了，我們坐在沙灘上，離海浪粉身碎骨的地方只有一小段距離，日光壓著我們的後頸，我們的脊骨稍稍浮了上來，他伸出手，像是隻行動遲緩的蝸牛，他的手指，沿著我的手臂內側往上攀爬，他說撫摸我的手臂時，感覺十分特別。不是細緻，可也不是粗糙，彷彿沾裹了一膜細滑的沙一樣。似乎有軟骨與軟骨彼此摩擦的聲響，但仔細一聽，又什麼也聽不見；我注意到他的小指外側，有

一小塊浮凸而起的疤痕。「這是服役打靶時被彈出來的彈殼燙傷的。」他說。我也有疤痕，你要看嗎？我問他。蘊含了那麼一絲絲不服氣的口吻。

他說不用。

後來我們開始玩起沙子。我跟他說，如果有一天，等未來工作攢足錢，我一定要去大陸的黃土高原瞧一瞧。「為什麼？」他問：「你不是不喜歡沙子，總埋怨房間裡到處都是沙嗎？」「所以才想看看一個到處都是沙的地方啊。」我說。彷彿那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了。「有沙做成的房子，或許還有沙做成的塔，還是沙做成的橋。」我們一面聊著這類比沙更細微的瑣事，似乎遙不可及，卻又務實到不行的事。直到回過神來，愕然發現，起初只是抱持著玩耍的心態，竟就在眼前，眼睜睜建起了這樣一座沙堡。我伸出手，弓起手指，鳥喙一樣試探，在沙堡上啄出了一個歪歪扭扭的窗子，對他說，很奇怪，小時候怎麼也堆不起來、心想若當真堆起來了，肯定要保護一輩子的城堡，現在卻堆起來了。可堆起來了以後，不知怎麼，又無端升起一股想將一切破壞殆盡的衝動。「你要不是太幸福，就是太悲哀了。」他說。他總是這樣尖銳。像一隻埋身於沙礫中的蠍子，尾巴那般巨大駭人，末梢卻利刺如針。

彷彿能察覺我的需要一樣，他又定定說了一遍：「你要不是太幸福，就是太悲哀了。」

這句話，被鴿子色的海風一吹，霎時化作成千上萬枚細緻的沙子，安靜鑿穿肉身，穿透臟器，以及滲入理應更細微的血球，宛如一把粉裂為碎末的匕首，挾帶金屬光涼的質地，輕輕貼附在我的心上。